

霧散 · 見晴

蒙建安

車子行走在蜿蜒的橫貫公路，「多涼爽的風！」我搖下車窗，恣意地享受秋風在耳邊呼嘯、流連。啊！衝進熟透的落葉，彷彿是翠綠後的蛻變，飄著澄黃片片，吐露著數不盡地歡愉，邀請我加入哲學家的秋川紅葉饗宴。

起點

好多霧氣籠罩著臺灣公路的最高點，停車場被早到的車輛塞滿。亂糟糟的感受！那冰凍寒意，伴隨著綿密細雨，急速地襲向我的臉頰；就像是瞬間冰凍的空氣，冷凝了前一站「見晴」的秋風多情，把人關進了陰寒之地。

武嶺的停車場，似乎讓生命轟然靜止如寒冬，灰白的濕氣浮動著，讓我好迷惑，路在哪兒呢？莫名的悵然突然向心中襲擊，迴轉的時空竟把我推回了幼年光陰。

小時候，我是個話很少又懶得動的小孩。把我放在任何角落，接著會看到我逃跑嗎？不，猜錯！我會靜靜地躺著或

坐在角落玩。太多的專業老師，根本五四三二一，一見到自閉兒，認定「話少」就是；還有智商低、愛亂跑、情緒起伏大、難搞。這樣的專業，從來就不是件有益於我的事，更隨便將錯的定義直接套在我身上。路在這時被限制了！一條條的路就像一條條的封鎖線，述說著話少的我，必須走向那唯一開放的小徑，即使——那條小徑根本不該是我走的。

「裊裊、安安，快來，穿衣服戴圍巾保暖喔！」老媽的叫聲劃破冷冷的空氣，呼喊著我和哥哥。我的思緒轉回了這飄著雨的武嶺。

迷霧

走向合歡山主峰的登山口，濛濛霧氣看不見前方的山路。「好餓！」人需要基本的飽足，才可以向前，但媽媽無意停下讓我吃早餐。強風吹襲，催促著霧在群山間迅速遊走，山景在眼前隱隱約約地晃動，美景為我飢餓的肚子暫時止飢。

沿途的路頗為寬敞，爸爸對於我們的慢步行走感到不悅，他獨自快速地前行，消失在薄霧中。我當然不以為意了，從小爸爸就否定我存在的意義；如果說這段山路是生命的表徵，沒有父親的陪伴，就跟親愛的媽媽和哥哥同行吧。

這段路上霧茫茫的，只能見到四周十步以內的物體。還是好冷！蹣跚走著，雨滴隨著山風在我眼前躍然飛舞，蓄滿

雨水的雙眼，像是悲悼著我的前景。我看不清真切的路，僅有萋萋芳草與長滿短刺的高山薔薇圍繞路旁。

走著，我們到達第一個彎道，也是第一個眺望臺，爸爸早已在這兒等。終於，媽媽拿出保溫便當，愉悅的滿足升起——我的早餐！

前行

如果，我所遺忘，所燒盡，在陰暗封閉的空間；蕭然，是為了我的埋怨。

經過了第一個彎道，霧色逐漸飄散，視野越漸寬廣。陽光迎向主峰，照亮我眼前的路，身體暖暖的。「相信媽媽，快到了。」「加油！弟弟好厲害。」「來，媽媽牽你一起走喔。」累得想放棄登上頂峰，媽媽半推半拉著我這胖嘟嘟的孩子繼續向山頂前進。許多時候，我可以看的清楚，媽防著我偷懶！然而望著一位捨己為我的母親，想停下來喘息是奢望。

被不瞭解我的閒言閒語侵蝕，殘酷與無情，或許從未消失。我的自卑，讓我無法前行；母親面對的壓力與眼光，並不少於我，她不自卑，堅定升起抗戰精神，推我走向屬於我的路。

耳邊，傳來媽的讚嘆：「好美的山！」「兒子們快看！

這是高山懸鉤子，果實是很特別的漿果。」有她的推動，引我學習生活，豐富生命。

如果，我所甦醒，所燃燒，讓封閉的空間敞亮；突破，是為了所愛的媽媽。

攻頂

像魔法般，眼前一片翠綠，玉山箭竹覆蓋山頭，在光線熱烈的投射下，完全是異於山腳入口處的景致啊！蔚藍的天空，叫我心中讚嘆！隨著攀高而望遠，我曾走過的山徑，在頂峰向下眺望一覽無遺，這裡是合歡山頂點。

從未曾爬過海拔三千多公尺的高山，放眼望去高聳平靜，親自走過後，是那麼的挑戰我的腳力、我的內心、我的適應能力。原來，生命是不分人類物種的；生存，是呼吸瞬間的取捨。

「不要放棄喔。」當我停留於那段灰澀陰暗的等待時，媽媽常抱著我柔聲叫喚。恰如合歡山登山口那空靜迷霧中的前行，即使在細雨冷風凌亂的拍打下，這句話依舊清晰地響起。高海拔的稀薄空氣，身體的不適擊退了我持續向前的動力，「慢慢走，會等你。」是淡淡的自信，讓我一路得以跨出步伐。

今日，同學愛護我，老師了解我，這是一路走來的成長。如果，我沒踏出內心的掙扎，走向路的彼端，我又怎能接觸

到來自於四方引導鼓勵的聲音？合歡山的美景，蘊育著豐富生態，高山的氣候瞬息萬變，親近體驗，就像經過一場生命洗禮。

將你的心敞開吧！生命應當迎向自然的風雨，拉開緊鎖的抽屜，讓霧散盡，裝入生活的美妙與喝采。